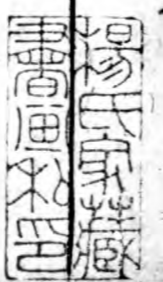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进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



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日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探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清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夏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定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

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密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一掠州縣莫能禦胡

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泂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

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
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
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勅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
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
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
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
而止愔惊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
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
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
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
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

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
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
兄弟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
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
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
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
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誑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宥有輒共誅首惡
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途中申狀稱將
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

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校詐多疑心生釁隙
乞且停此三人職

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成卒既訖止四驛闔城凶
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
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
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
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
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
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
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
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

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

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御一

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

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

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

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

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

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

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

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

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

塗炭平人實亦汗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

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

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
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練贈張敬思
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
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
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
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
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
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
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
亥龐勛引兵北度淮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

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
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
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
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
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
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
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
儉劄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
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
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
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

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
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
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
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
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
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
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
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
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
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
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

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
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
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
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
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
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郭郭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
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
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
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
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

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
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
愔聞勛作亂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
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
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
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
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
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
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
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
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

盜降者數千人諸寨皆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
表附道偉以聞 初平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
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
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
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
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
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
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
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
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愔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
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愔設守備帥衆鼓譟四

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
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
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
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
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
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夫
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
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
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
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

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
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
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
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
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鞞契苾
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
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
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
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悛許
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
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

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惛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
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惛與之泣別
讜復乘小舟負尸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
將從之淮南都將素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
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
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
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
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
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
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

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
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
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
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
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
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
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
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
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
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
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

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惛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
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惛與之泣別
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
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
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
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
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
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
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
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

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
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
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
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
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
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
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
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
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
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
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

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

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虜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悛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旣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

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旣破

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驅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暉遣其

將薛尤將兵萬二千人討龐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且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巴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

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

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
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
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悛
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
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
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
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
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
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
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

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
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
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
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
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
蹙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
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
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
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
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

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犇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

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

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
勛辭王爵先是辛護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
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
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
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
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
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
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
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
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
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

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
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
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
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
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
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
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
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
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二道度淮
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

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

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

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斬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兵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

翔拔藤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恣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

勛怒梁不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

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於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

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

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具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

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
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
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
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
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
章事以杜悛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
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
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
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

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
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
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
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茲回乘釁今使名
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
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邕因
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
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割隸淮
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

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捷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
其後又併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
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
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
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
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

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爲軻煌王與僕固懷
恩使于回紇請兵軻煌王承宗至回紇牙帳回

紇可汗以女之遣其貴臣與承宗及僕固懷恩

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

女號毗伽公主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

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

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

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

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

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初上欲速

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

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

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

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
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
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冬
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
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十
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
綃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
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
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
僕射裴良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回紇貞外郎

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
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
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
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
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
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鄉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
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
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
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
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勤
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犇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

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勞面而哭 秋

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

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賊

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

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管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

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

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竒之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咎密施合俱

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躬為娑墨光親麗華

伽可躬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僕固懷恩誘回

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曆三年回紇可躬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四年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

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爲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旣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

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
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
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
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

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
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

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

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 者常千人商

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 養餽殖貲產

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曰縱暴於吏不敢問或
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
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

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
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

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
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

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千

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
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
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
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
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
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
垂髮不剪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
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
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
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
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

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

國輜重甚盛至

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

斤它物稱是縱

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古之

晟欲殺回紇取

其輜重而畏其眾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

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

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

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

實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

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

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

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

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陛下不乘此

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齊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以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

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加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口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

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不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三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未滔請戰回紇敗走

事見藩鎮

兵連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

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

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如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

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

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夫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及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

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邨來宰札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

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

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

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
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
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
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
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
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
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
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
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
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思貞而自立其大相
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
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回鶻
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
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
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犇西州六月頡
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
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
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
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
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旣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借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

據高壘而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鈇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旣爲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庚寅

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借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

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積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鵠鵠泉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定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積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

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走兵
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
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
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
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
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
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朔回鶻嗣君為登囉
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

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
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
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
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
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
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緡帛七萬匹以賜之甲
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烏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

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
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
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
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
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
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
立盧駁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
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
古之堅里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
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
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
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旣衰阿熱始自稱
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
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
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
汗立盧駁回鶻別將句祿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
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駁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
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駁職特勒庵等十五部西奔

葛邏祿一支犇吐蕃一支犇安西可汗兄弟嗚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

者皆以爲嗚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謂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富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

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
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嗚沒斯等請降可保
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
嗚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
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犇吐蕃或犇葛邏祿惟此
一支上逐依太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
將乎上沒嗚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
始立上而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
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
於社谷渾等部中小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

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公不失
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上田牟
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上朔詔
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李德裕謂
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
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條上對之
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上德孤
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
各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
萬斛振之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

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

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纘齎詔詣啞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啞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諭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師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去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

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
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纘
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
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纘竟不行 回鶻唄
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
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
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
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
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
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武仲先
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推此一支可汗

